吳都文粹續集

四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侍讀臣孫球覆勘

吳都文粹續集補遺卷上

明 錢穀 撰

碑文

吳故東海徐大夫墓誌 李濬

昔謝則對曰吳盛宣道古今而同也其有秀不賞者得無稱乎大夫徐氏其先東海人也粤以玄修在盤條仙樹之端首啟圖析派天潢之側龍升虞泰殷鼎均陽陵重明無出其右官諱軻任省營

田隊夫人姓渤海 闕 吳晧僕射 闕 宣賜褐裳之管轄營
田隊務文華擅美器宇弘深夙嫻 闕 悌之規抗見熹之
色百行之美實無闕焉悲嬰 闕 一卒九乎三紀何期
隟駟難追游波莫遏亭年五十有六偶暫攝調 闕
于顯德三年歲在丙辰九月庚寅朔五日甲 闕 寢疾
殞于吳縣令德鄉之私第也 闕 夫人有子六人長曰
承嗣効 闕 衙內直番隊充副將次曰承寵係營田甲將
次承鄴營田副將次五兒滿兒淡幼稚未効職員有女

三人長曰十八娘聘于金氏次曰十九娘在室未從伉儷次廿娘捨棄俗華以投金地于福田寺慕眞堅守緇門精專戒行子聟一人金氏弘綰新婦二人長曰沈氏次曰曹氏嗚呼封樹告期龜筴叶吉以十月庚申十四日癸酉窆于吳縣胥臺鄉尚書里闔閭城西去祔五十餘里先祖塋之側禮也杼恐天地長久陵谷變遷令嗣號訴願勒貞石以誌于墓潯承獲知音得不涕泗揮毫叙錄其實而為之銘曰

委質荒阡凝神上仙遶遶三界茫茫九泉遠岫烟暝高
空月懸聲沈永矣松檟蕭然
右誌乃香山潘氏鋤頭而得章簡甫榻得見惠恐歲
久湮没重録于此顯德乃五代周世宗三年也據誌
徐夫人生唐僖宗中和元年
宋朝散大夫提舉舒州靈仙觀章公墓
楊時
公諱甫字端叔姓章氏公八世祖乃為康州刺史自南

康徙居建州之浦城其孫仔鈞仕王氏官至太傅仔釗為泉州團練副使兄弟皆有功于閩故號仔釗為小太傅仔鈞之後居西村仔釗之後居珠林自是分為二族宋興幾二百年西村世有顯人珠林久不振至景德中公之大王父始以進士中甲科而仕至秘書丞公于熙寧三年繼登科而後珠林之族浸顯矣公資穎悟方幼學已能屬文年十四即辭親求師友薄遊江淮間殆十年能自力卒以名聞于時初調撫州臨川尉盜有刦行商殺

人者吏以枝詞蔓其獄連逮者以十數累日情不得公呼
因令環坐以事驗之俄引三人出曰汝實為盜餘悉縱
之使去三人者卒服其辜無異辭其遇事巧發奇中類
如此人莫能測也就移壽州壽春令大臣有以公孟子
解義進者詔付秘書省除應天府國子監教授用舉者
改著作左郎官制行換宣德郎知越州山陰縣事山陰
號繁劇訟牒日紛至公處之裕如也巨猾陸璋輩竄易
户名以避征役公閱籍具得其情狀坐流配者數人老

姦宿吏屏跡聽命無敢復自肆者邑大治境内有海塘
瀦水溉民田歳久湮塞不治為旱患公鳩徒濬之仍為
經畫為久計民至今賴焉秩滿轉奉議郎監左藏北庫
哲宗即位轉丞議郎通判宿州先是南京押綱侍禁史
士宗侵耗官米數百石反訟倉官出納不公獄久不決
朝廷以委公至即片言折之士宗雖坐流竄去而自以
為不寃又兩遷為朝散郎繼丁親憂去職久之除大府
寺丞轉朝請郎召對稱旨除府界提舉常平等鄢陵舊

有雙泊河數溢為民害二縣以開濬為請公為親行堤
上得舊河經始之意本欲殺惠民河水流而歸之蔡河
稍加開濬則惠民之注流益悍而蔡河不足以吞納則
為害滋甚不若增濬河外故道雙泊雖溢可恃以無患
是歲河朔飢民流而入畿甸者不可以數計公召而廩
給之因以用其力故事成民不告病而飢者得以全活
公私之利蓋兩得之也上皇即位轉朝奉大夫未幾除
知虔州州為江西劇郡俗健訟公下車痛治妄訴者一

人迄公去無或干政犯令者是時承平日久屢豐年天下諱言災傷無以民病告者公還朝首言淮甸歲凶宜加賑恤大臣初雖不許感公誠意懇惻故卒從之翌日遣使大發倉廩而民賴以濟公之力也崇寧初黨論復興義士膠口無敢竊議者公除郎官得旨陛對抗言元祐臣僚削秩投荒皆緣國事陛下即位制令內徙道路交慶今復刻名著籍禁錮其子孫恐非陛下本意臣竊惑焉上雖優容之然亦由是與時論不合矣會宰相曾

公布得罪言者因以微文詆公從坐降一官罷尋知泰州遂挂冠退居吳門未幾上記其姓名特旨落致仕復知泰州之官數月即乞宮祠得提舉舒州靈仙觀崇寧五年六月八日以疾終于平江府之私第享年六十二歲以其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吳縣長山鄉仕墟道士隝之原公莊重簡默而接人以和氣行已涖官一本于誠不表襮以自售其論天下事不茍不隨期于當理而已方元符末議役法請循元豐時為便或疑其朋附及

崇寧陛對抗言黨錮非是聞者駭汗乃知公之用心合天下至公無彼時此時之間公以是數忤權貴竟以不遇公仕于朝兄弟請別居公盡以已所當得田業均之且立券與之約毋得輟典賣而其後兄弟之子有破其産者卒賴此以為生公之惇族為之長慮如此公平生無聲伎珍奇之好獨讀書萬卷讐校精至手澤具在有文集二十卷孟子解義十四卷曾祖可法故任秘書丞祖偃之不仕父説故任通直郎贈朝奉大夫娶沈氏起

居舍人諱季長之女也封宜人公襟度簡遠未嘗問生
事然奮羇旅起家闔門千指有宅以居有田以食夫人
之力也其經理家事無巨細皆有節法豐而不侈儉而
不陋調睦內外雍如也自政和以來四方無虞仕進者
以攀附為榮而夫人獨戒其子以宜安素分遠權門盜
賊且起無遠宦以貽吾憂諸子謹奉其教卒無患聞者
服其遠識建炎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以疾終于正寢享
年七十有四以是年十月二十二日祔葬于公之兆子

男八人長愿宣教郎知杭州臨安縣事次師中早世次
懿迪功郎池州士曹掾次愈從政郎和政士曹掾次憲
次懋次恁皆業儒未仕女四人長適宣教郎知舒州宿
松縣事孫賁次適朝散郎直秘閣廣東路提舉常平等
事王舜舉次適奉議郎秀州司録事郤勲次適奉議郎
主管亳州明道宮呂弼中孫男女二十二人建炎之初
其子憲不遠數舍詣毘陵踵吾門而告曰先君之亡二
十有餘年矣而無幽堂之銘其盛德懿行恐遂泯沒無

傳焉敢以是請久之余未暇作也又遭母夫人之喪復以書抵余而請之益至余雖不及見公而公之子憲懇從余遊義不得辭也乃為之銘使歸而揭之墓上銘曰

奮用羇旅砥節不移遵義而行不苟不隨黨籍之興公獨有言為人不能展也直言銘以昭之庶永其傳

故翰林檢討陳君墓碑銘

楊士奇

仁宗皇帝初臨御奬用儒術茂興文治首命在廷舉賢薦能于是少保臣士奇言蘇陳繼其文學宜在侍近即

日詔驛召之即至授國子博士明旦入謝改翰林五經博士時初建弘文閣于思善門之右以儲經籍備訪問而命翰林學士楊溥董之擢侍講王進及繼等三人副之今上嗣大統詔修兩朝實錄焉無幾賜勅命實錄成賜白金及織金文綺衣遂進檢討宣德七年五月自陳老疾奉命致仕歸又明年疾加遂不起五月某日也于是其子完走北京求文書墓碑嗚呼斯文老成凋喪殆盡士奇忍以衰病而忘情老友哉按其學者大理評事

張益狀陳氏其先家蜀與宋文忠公堯叟同祖堯叟從父諱鄴始徙南康之都昌七世至諱篆登宣和六年進士乙科累官左朝散大夫明州通判再徙星子又五世至諱洽咸淳貢士貢士生元翰林待制諱全待制生諱徵受學臨川吳文正公為通儒至正間廷臣交章起之將授之官以介持不偶自引去又徙蘇州之吳縣娶宋相江文忠公萬里之孫生諱汝言博學有才具洪武初仕為濟南府經歷所設施秩然條理一郡倚重大將軍

出師道其境深見奬重娶吳氏初生三女經歷公方以嗣子為念在濟南一夕夢白衣大士已而生男即檢討也初名釋童更名繼字嗣初晚號怡菴嗣初生十月經歷公没母抱之歸蘇家具蕭然惟存書二萬卷及蔬地二十畝其母知學問謹禮法守節不嫁以教育遺孤嗣初稍長克自奮勵其天資明果曲奉母訓外從良師日益見端緒又進而從明經師遂深于易詩又求邃于古文者而師之其為學自經史百氏皆博考深究久而淹

貫沛然為文章根義理辨體製嚴矩矱力去陳言不肯
苟率由是聲譽蔚然見重于三吴求文者接踵户外而
從學日輻輳講下其施教有本末主敬為要明理為務
後在館閣于商確古今講論述作之旨娓娓皆有所自
衆推勝之居家篤孝行雖貧而講授之暇躬治蔬圃以
資養甘旨恒充有司上其母貞節詔旌表之自是遠近
交聘嗣初學官一以親老辭親没祭葬盡禮與人交以
誠善者奬掖之不善者面警飭之不肯婞婀苟容窮之

者賑給之沒無歸者斂葬之雖官于朝其志泊如蓋未
嘗一日忘幽閒之適既得請歸吳中之學者忻忻皆喜
得所依而從遊者益衆既疾革門人請所欲言舉西銘
存順沒寧答之遂卒春秋六十有五其卒也族姻門生
故舊皆臨哭郡自守貳以下咸走弔祭遠近大夫士皆
嗟歎悼惜其所著詩文有怡菴集四十卷藏于家其配
故蘇守金絅之子儉謹克孝先十二年卒子男五宗寛
宏宣完皆志于學女二長適謝璜次在室孫男七傳儀

仁偉佃佶俌女四其葬在縣之太平鄉薦福山之原銘

曰

有頎其光自陳宗室派衍于蜀英傑森出沿江而東來徙南康再徙閭閻代有奮揚卓乎怡菴克奮于孤幼志桓桓壯夫莫踰有書充棟有畦繞宅晝鋤夕誦孝養是力浩乎其學邃乎其文求道請業從遊詵詵辟書騈來親養弗舍晚而幡然玉堂金馬抽思發才效勤紀述長簡巨策金匱石室沖澹之志食息靡忘引疾謝榮遄復

于鄉邦有耆俊如璞在石山林草木先輝潤澤奄其永逝士林興悲紛彼俗學倀倀奚歸刻詞墓前式示來者尚有懷德車過斯下

御醫趙彥如墓志銘

楊士奇

太醫院御醫趙友同字彥如大臣嘗言其文學于上時方修永樂大典即用為副總裁後修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書又用為纂修書成皆被寵賜于是知彥如者皆為之喜且意其將有詞林翰苑之遷也而彥如亦冀得

一職于此為其親榮未幾以母喪去又未幾以病不起嗚呼惜哉彥如沈實溫雅有行義自其少篤志學問手一卷祁寒盛暑不釋嘗授經前翰林承旨金華宋先生為文章貫穿經史優柔縝栗或豐或約必歸宿于理令祭酒胡公教諭華亭時首舉為訓導既而浙江布政司聘考鄉試華亭滿九載天官考最當陞太子少師姚公言其邃醫詔陞太醫院御醫會浙西水有言彥如知水事者又奉詔從令戶部尚書夏公往治之士恒患有所

負挾無所遇而不見試也若彥如所長數數見用于世彰明如此其可謂榮遇而無憾也矣彥如系出宋南陽侯仲鑛仲鑛生士翮士翮為武節大夫處州兵馬鈐轄因家處州士翮生武義郎不玷官浦江子孫又徙家焉曾祖崇僕祖必俊父良仁又徙蘇之長洲故彥如今為長洲人母鄭氏彥如卒于永樂十六年四月一日春秋五十有五所著有存齋集若干卷藏于家娶邵氏子男三季珣季諒季成女二華信張瑜其壻也孫男一人興文其

子卜以卒之歲十二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先事以治命齋監御史張循理所具事狀來求銘蓋余知彥如者銘

曰

士之所貴實有諸內有蘊而奇貴弗時遺崑岡之產用則為寶為瓚為圭彼此奚較嗚呼彥如既試有聞肆予作銘慰其九原

偶得墓志銘數篇補錄於右

彭循字子陽建國三年海賊丁儀等萬人據吳

太守狄君聞循勇謀以守命循與儀相見陳說利害應時俱散民歌之曰循傳作彭修毘陵人時歲倉卒賊縱橫大戟長弩不可當賴得賢令彭子陽循時為吳令

右事出吳錄

第五倫薦謝夷吾文班固代作

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英姿挺特少膺儒雅綜校圖錄昔為陪隷與臣從事奮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及應選作宰惠敷百里爰牧荊州威行邦國遷

守鉅鹿政合時雍宜當拔擢使登鼎司臣以碩篤尸祿負乘願乞骸骨更授吏吾以厭率土之望

張霸作郡民語（永元中）

城上烏鳴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子

又越賊歸附童謠曰

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

功曹唐景對太守糜豹問風俗所尚（永興中）

處家無不孝之子立朝無不忠之臣文為儒宗武為將

帥

東門𩵋歷吳濟陰二郡太守所在貪濁謠曰

東門𩵋取吳半吳不足濟陰續

許貢表孫策于漢帝云

策驍勇與項籍相似宜加貴寵召還京邑若㝢于外必

為世患

蔡洪答刺史周浚論吳士吳展書吳時人

士季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幹世誠聖世

之老臣明時之俊乂也

顧榮與親故書時傅咸為吳國內史故也

傅長虞勁直忠果雖非周才亦足貴也

吳人歌鄧攸云

紞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

王浴為吳國內史在郡上表云

編戶僵屍莽蘊無主或闔閭皸餒煙火不舉

劉損為吳郡至閶門入泰伯廟室宇隤毀牆垣

不修損愴然曰

清塵尚可髣髴衡宇一何摧隤

竟陵王子良與吳郡太守安陸昭王緬書云

竊承下風數十年來姑蘇未有此政

王規為吳郡太守簡文帝為作謝章曰

臣今駕吉祥之車入勾吳之境驅緹扇之馬撫奉德之鄉製錦何階棼絲方始

開皇十年江南高智惠作亂州民顧子元應之

刺史皇甫續遺子元書

曩者偽陳獨阻聲教江東士民困于荼毒朝廷薄伐應時瓦解吳會臣民白骨還肉惟當懷音感德豈宜自同吠主翻成反噬吾是隋將何容外交易子析骸未能相告況足食足兵高城深塹坐待强援綽有餘力何勞踵輕獘之俗作虛偽之詞以此見期必不可得卿宜曉諭黎元能早改迷失道非遠

唐燕王靈夔江王元祥滕王元嬰相繼為蘇州

性皆庸懦貪暴時語曰

寧向儋崖振白不事江滕燕號

獨孤及代房琯作祭李刺史文

孝友慈惠公廉正直姑蘇之役奸鋒構難公秉義勇誅其渠魁海寇圍逼句吳震駭公率羸師克翦大敵奇謀生于死地貞節見于孤城

劉太貞與韋應物書

顧著作來已知足下郡齋燕集相契卞何情致暢茂遒

逸如此宋齊間沈謝何劉始精于理意緣情體物備詩人之旨後之傳者甚失其原惟足下制其横流師摯之始關雎之亂于足下之文見之矣

韋夏卿為刺史息民令曰

矜老疾活艱民凡在庶物令趣其本

賜章岵詔 元豐元年到任

吏不數易然後得以究其才令夫蘇劇郡而爾為之守克有能稱嘉省厥勞仍其舊服往惟率職不懈以稱吾

久任之意哉

范仲淹舉從事張伯玉辭

天賦才敏學窮閫奧善言皇王之治博達古今之宜素藴甚充清節自處

邵琪張青反覆為盜命諸將毋得招安知府胡松年上言

大軍四合連旬不能破賊今賊據通州崇明鎮沙上砦柵之外水淺舟不可行泥深人不可涉本府錢糧已費

十三萬貫石公私騷然而賊未可睥睨況劉光世兵將多西北人一旦從事江海有掉眩不能飲食者安能與賊較勝負于矢石間

答向子諲乞休詔紹興中時知平江府

卿從朕羇紲晚登禁途昔漢二疏以宦成名立乞骸未若方被寵遇神明未衰如卿今日也

劉宰贈知平江王遂言

士友當親而賢否不可不辨財利當遠而會計不可不

明折獄以情毋爲私意所牽薦士以才毋爲權要所奪當言則言不視時而退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遲回庶幾名節之全

吳樵爲平江節度推官嘗謂人曰淳祐中

樵居官既久深知吳風吳人尚奢而爭勝所事不切寧捹百萬錢嫁女不能捹十萬錢教子弟寧捨十萬錢遺婢妾不能以一萬錢延好師友故使子弟不知書識字但廣置田宅計較微利殊不思異時反貽子孫不肖之

害故人以猷目之蓋以此也
王禹偁為長洲令自叙
禹偁名利之流也一身之計有親族妻子焉雖内無妾外無僕不可去者凡百指晨有炊爨夕有脂燭伏臘慶弔居其外月得俸金大半長物是以從官三年徒行而已一邑之政有租庸税調焉土甚瘠而民不懈吏好欺而賦愈重廉其身而濁者忌之直其氣而曲者惡之懇無知音動有變畏去年稼多不登編户艱食賦斂之數

有乖其期而民部督成于郡郡侯歸罪于縣鞭笞之人日不下數百輩菜色在面而血流于膚讀書為儒胡寧忍此因出吏部考課歴納質于巨商得錢一萬七千市白粲而代輸之始可免責春夏以來民有歸其直者蓋三分有其二焉

入朝又上疏曰

臣舊知蘇州長洲縣七千餘家自錢氏納土以來朝廷命官七年無縣尉使主簿兼領之未嘗闕事三年增置

縣尉未嘗立一功以臣詳之天下大率如此誠能省尉三千員減俸數十萬以供邊備寬民賦亦大利也

范文正公送錢振常熟主簿歸省詩

姑蘇臺下水如藍天賜仙卿奉吉甘梅淡柳黃春尚淺王孫歸思滿江南

振郡人亦吳越之裔

黃震爲吳縣尉請禁復𥚃焚屍亭呈府文

焚屍外域之法凡史傳所書仇怨刑戮之酷罪盈惡極

乃有焚滅遺骸亦戰國以來之事古無有也然殺者常刑焚者非法非法之虐且不可施于誅死之罪人況父母骨肉乎今吾所處中國耶外域耶傷風敗俗莫此為甚其亭宜令勿再置

徐珵論吳縣知縣葉玄圭

玄圭為治一本經術先律已而後齊人惟理之從法之守他無恤也官長承迎之私不行寮吏比周之情不接豪猾敚攘之奸不得行故雖深得細民之心而忌者亦

衆或軋之于上怵之于下咻之于傍玄圭堅不動至是循良之效白焉

徐誼論水利之切于時者

昔下流不疏而水上溢故鑿直曲港還三江故道開宜興百瀆所以順導下流也惟高原田徑乃瀦堰之爾昔之言水如單鍔夾亶皆是也今開吴淞江下流與宜興百瀆屬之海者無慮數十百所異時浦港磬折以趨海令近浦之民多取徑直疏決蘇湖常秀舊為澤國比年

雨或後至種且不入蓋圍田衆而疏道多也小人見利不畏其害圍于淺水既為高田圍于茭蕩既為稻田二俱不已復有下脚始之重陂太平為平始之良田背水自曬十日不雨農廢作業然且承用舊說又將疏之失利害之實矣故舊田溝澮當濬治圍田下脚無輒開已開未塡當捺合今之言水能行是三說則高原舊田還為行沃而農不病矣

間閲書傳中有關吳中吏治者摘録於此

嚴助諭淮南王

今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嘗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朝有闕政遺王之憂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操生殺之柄以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仰治今閩越王狠戾不仁陛下為萬民安危久遠之計故遣兩將屯于境上震威武揚聲鄉屯曾未會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輒遣使者罷屯無後農時南越王甚嘉被惠澤故遣太子入侍此則

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

陸喜西州清論品格篇

或問喜薛瑩國士之第一者乎答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間夫孫皓無道若龍蛇其身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玄靜守約第二人也侃然體國以方見憚執正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時獻徽益此第四人也溫恭脩慎不為諂首

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第二已
上多淪沒而遠悔吝第二已下有聲位而近咎累是以
深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順也

太康中徵喜詔曰

陸喜等並以貞潔不容皓朝或忠而獲罪或退身修志
勑所在以禮發遣須到隨才授用

陸曄居喪孝顧榮與人書

士光氣息裁屬慮其性命言之傷心

晉明帝詔

曜清操忠貞歷職顯允其兄弟事君如父憂國如家歲寒不彫體自風義既委以六軍可錄以尚書事加散騎常侍

王導請婚于陸玩玩對曰

培塿無松栢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為亂倫之始

華覈薦陸禕表

禕體質方剛器幹彊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才武果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將以鎮戍之臣謂莫善于禕

華覈薦交州刺史陸胤表

胤天姿聰朗才通行潔昔歷選曹遺跡可紀還撫交州民心歸附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海流秋鹹胤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橫被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在州十有餘年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

無文甲犀象之珍宜在輦轂股肱王室

王僧達為吴郡太守入閶門曰

彼有人焉顧琛一公两椽英英門户陸子真五世内侍我之流亞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遊張緒稱為江東裴樂

陸襄為鄱陽内史獲郡賊鮮于琛民歌之曰

鮮于抄後善惡分人無死賴陸君

又解彭李二家忿爭民又歌曰

陸君政無怨家鬭既罷仇共車

陸徽卒太祖下詔曰

徽厲志廉潔歷任恬勤奉公盡誠克已無倦褒榮永由不幸夙殞言念在懷以為傷恨可贈輔國將軍賜錢十萬米二百斛謚曰簡子

羊希論陸法真與孫詵書

足下同僚陸錄事東南名地又張玄外孫持身至清年高官下秉操不衰當日夕相與申意

顧雍子裕襲爵詔 永安元年

故丞相雍至德忠賢輔國以禮而侯統廢絕朕甚愍之其以雍次子裕襲爵為醴陵侯以明著舊勳

薛綜讓顧譚為選曹尚書奏

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衆物德允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

吳大帝徵顧承賜顧雍書

貴孫子直令問休休至于相見過于所聞

顧榮為不復飲酒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後醒耶
榮懼乃復飲與楊彦明書曰
吾為齊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
汝南王統江夏公衛崇並為庶母制服三年尚
書令顧和奏曰
禮所以軌物成教故有國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一其
統斯人倫之紀不二之道也為人後者降其所出奪天
屬之性顯至公之義降殺節文著于周典按汝南王統

為庶母居廬服重江夏公衛崇本由疎屬開國之緒近喪所生復行重制違冒禮度肆其私情皆可下太常奪服若不祇王命應加貶黜詔從之

潯陽王子房欲加位號于顧凱之辭曰

禮年六十不服戎以其筋力衰謝非復軍旅之日況年將八十殘生無幾守盡家門不敢聞命

張温使蜀對大帝曰

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

又無子産陳事之効然諸葛亮遠見計數必知神慮屈
伸之宜推亮心必無疑貳

張純字元基有清才與同郡張儼朱異俱童少
往見朱據據聞三人才名試之曰今三賢屈顧
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夫騕褭以迅驟為
功鷹隼以輕疾為妙何必積思純賦席曰
席以冬設簟為夏施揖遜而坐君子攸宜
儼賦犬曰